



香港董千里

成吉思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成吉思汗

董千里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16 $\frac{1}{4}$ · 335,000

1984年10月第1版

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11-244 书号: 10309-58 定价: 2.65元

责任编辑：杨培林

封面设计：勤 卓

一 斡难河畔的母与子

盛夏，没有风，斡难河的流水平静。

男男女女都躲在篷帐里，拭着汗，不敢喘气。蒙古尼伦部落的可汗也速该中毒垂危，整个部落的人都在等待消息。

静，静得可怕！

一点声音从远处传来，渐渐近了，是马蹄敲打着草原，很急促。

大家掀开篷帐的一角，看到两匹泼风也似的骏马冲开羊群，冲进营地。马上人一个是晃豁坛族的蒙力克，还有一个是也速该的长子铁木真。

铁木真刚收缰就飞身下马，直奔大帐。他还只有十三岁，但已经长得很高，只是瘦了些。他一手撩开帐门钻进去，顿时呆住了。

也速该已死了半天，直挺挺的躺在羊皮毯上。月伦兀真（可汗之妻称兀真）盘腿低头守在一旁。

“母亲！”铁木真叫出来。

月伦兀真慢慢抬头，招手教他过去。

“母亲，”铁木真走近说，“真的？这难道是真的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她有意的平静，“塔塔儿人下了毒。你父亲

的遗言，要你大起来扫灭塔塔儿部，杀完高过车轮的塔塔儿人。”

铁木真扑地跪倒，手捧胸膛。

“他们还不知道死讯。”她又说，“我不发丧，也不准他们进来，连你弟妹们都打发开了。我要等你回来才发丧。”

铁木真迷惑地抬起头来，说：“那是为什么？母亲。”

“为你的汗位呀！你已经十三岁了，为什么不能继承你的父亲？难道要让泰亦赤兀人把汗位抢走？”

铁木真茫然不知所答。

“我们乞颜人注定做尼伦部落的可汗，甚至全蒙古的可汗。你父亲当日是那样对我说过的。铁木真，你要出去抢！”

“抢？”他说，“汗位不是应该由各族组成‘库里台’推举的吗？”

“傻孩子！”她抱住他的头颈，“如果等库里台推举，那还轮得到你吗？塔儿忽台一个就要抢着做，人人都怕他。”

“我怎么和他抢呢？母亲。”

月伦兀真慢慢放开手，注视着儿子的眼睛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射杀他！”

“射杀他！这有用吗？”

“有用的。”她目露异光，“别人害怕被杀，不敢和你争；这样你就登上汗位了。”

铁木真霍然站起，说：“好！我去射杀塔儿忽台。”

“慢着！”月伦兀真叫道。

铁木真疑惑地望向母亲。

“你一人的力量不够，我教蒙力克帮你。”她停了一停说，“你父亲命他到翁吉拉部来接你以前，把我们母子都托

给他了。他强壮，而且是一个好人。”

“是的，蒙力克叔叔是好人。但如果他帮同杀死塔儿忽台，他岂不要抢我的汗位？”

“蒙力克不会的。他……”

“他怎样？”

“总之我知道他不会做损害你的事情。我从心底感觉到的，不会错。”

正说着，蒙力克钻进帐来。

“蒙力克，”月伦兀真招手道，“过这边来！我有事情求你。”

“兀真，”他走近说，“不要求我什么，你可以命令我去做任何事情。”他回视尸体，“汗兄怎样了？”

“长生天召唤他，他去了。蒙力克，现在我们全仗你。你做了新汗以后，不会亏待我们吧？”

“我做新汗？这话从哪里说起？”

“铁木真年纪太轻，他们不会服他。与其被泰亦赤兀人抢去，还不如由你来做了。你不怕塔儿忽台吧？”她慢慢一字一句的说，哀怨的神情很动人。

“我从来也不曾怕过塔儿忽台。”蒙力克激动地说，“但是，自从神母阿阑豁以来，尼伦部落的汗位总是由乞颜人或泰亦赤兀人充当；我却是微贱的晃豁坛人。”

“神母阿阑豁并没有定下这样的规矩。你是晃豁坛的英雄，也是蒙古人的英雄，何妨由你破例？”

蒙力克的心动了一下。当他仔细察看月伦的水汪汪的眼睛，就完全明白了她的心意。他说：“我敬爱的兀真，请你不要冒险！泰亦赤兀人的壮丁比我们多，蛮干决不是办

法：我有能力也肯为你折断塔儿忽台的脖子，但他们并不会就此干休。还有很多人要出来抢，还是轮不到铁木真的。”

铁木真突然说话：“蒙力克叔叔说的对。母亲，我们忍耐几年，等我跟合撒儿长大了，再把汗位抢过来。”

“你不明白的，孩子。”她咬牙说，“泰亦赤兀人会待我们很坏，抢去我们的羊，并且不让你喝马奶。”

“几年的时间，我可以苦忍。”

“好吧！我们苦忍。”月伦兀真昂然抬头，“蒙力克，我们这就发丧！”

办完也速该的丧事，尼伦部落召开一个小型的库里台。泰亦赤兀人占了压倒优势。乞颜人方面尽管心怀故主，还是没有人敢推举年仅十三的铁木真。于是塔儿忽台就任新汗。

果如月伦兀真所料，全部乞颜人都被压得抬不起头，他们母子的身受尤甚。若非她素来得人心，若非蒙力克的多方维护，若非铁木真表演得大智若愚，也速该留下的孤儿寡妇必然早就被斩草除根。即令如此，泰亦赤兀人还是不甘罢休。于是一夜之间，整个营盘迁移一空；不但泰亦赤兀人和其他部落的人，连所有的乞颜人也被迫一齐迁走了。

大草原上只留下两个篷帐：月伦兀真和她的儿子铁木真、合撒儿、合赤温、帖木格以及小女儿帖木仑占一个；也速该的另一妻子速赤兀真和她所生的儿子别克帖儿、别勒古台也占一个。蒙力克的篷帐被拆走了，他的父亲察剌合老人因反抗被杀。他跪在尸体跟前，发誓要为父亲报仇，还要为也速该的孤儿寡妇报仇——他几年以前已经偷偷的爱上月伦了。

月伦还不肯就此死心，她亲持也速该遗下的旂，出发，去招聚被迫散去的部属。蒙力克每次随行，保护她，安慰她，接受她的任何命令。少数部众招回又散去，这工作是失败了；但蒙力克的爱却有了补报。月伦兀真不愧是女中丈夫。她早就察觉了蒙力克对自己的痴心，可是她深爱也速该，并不爱这个年轻人。此时迫于情势，她问过铁木真，毅然再嫁蒙力克。从此以后，蒙力克越发的死心塌地了。

纵然有了一家之主，因为缺少生活所需，月伦的辛苦还是可歌可泣。后来的蒙古诗人这样颂赞她：“生而俊美的月伦母亲，穿着百结衣裙，来往于斡难河畔，采拾杜梨野果，掘取红蒿草根，掘取葱韭，抚育着聪明、有福、有帝王气象的儿子们。”

又颂赞铁木真兄弟的孝顺：“兀真母亲抚养的儿子们，都有英勇气概，威武、矫健、颖慧，坐在斡难河滨，钓取河里的游鱼，奉养兀真母亲。贤明兀真抚养的儿子们，都有治国的才干，往有鱼的河上去，钓取水中的游鱼，奉养天命母亲。”

是这样的母子相依为命，才能够艰苦地活下去。但他们的小天地仍然有内部矛盾，同父异母的兄弟间还是不免流血。也速该在生时，不太喜欢另一个妻子速赤兀真和她所生的两个儿子。现在也速该死了，月伦再嫁蒙力克，这就使速赤越发眼红。蒙力克成为这个家族的唯一壮丁，使月伦母子不可避免的生活得较好。速赤为此忿忿不平。她的心绪影响了孩子们，别克帖儿跟别勒古台就常和铁木真兄弟闹别扭。

月伦知道了这种情形，常常告诫铁木真跟合撒儿：“神

母阿阑豁在丈夫死后，每晚梦见淡黄色的少年从天窗进来，和她燕好，不久连生三子。先前的两个儿子歧视这三个兄弟，而且在背地里议论母亲。

“神母叫五个儿子围坐着吃腊羊肉，每人给予一支箭，叫他们折断；他们很容易的折断了。又把五支箭扎成一束叫他们折断；他们轮流着折，却不能办到。因此神母阿阑豁教训五个儿子说：‘你们都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如若一个个分散，就会被人折断；如若你们团结一致，那就象扎成一束的五支箭，永远没有人能够击败你们的了。’五个儿子全听话，此后相亲相爱，先前的两个儿子创立了那儿鲁斤部落，神生的三子就是我们尼伦部落的祖宗。他们是同母异父，你们是同父异母，情形差不多，所受的苦难也差不多，怎么不学学神母的儿子呢？”

铁木真十分感动，说道：“神母的话很对！我一定遵从母亲的嘱咐。”

合撒儿却说：“好人不能光由我们做，也要他们不再欺侮才行。母亲既然这样说了，今天抢去的云雀就算了。但下次我就不再客气，我要跟别克帖儿比箭。”

合撒儿的善射可比成人，若有此事，别克帖儿非死不可。月伦知道合撒儿的脾气，再劝无益；只把铁木真叫到一边，暗暗嘱咐他别让合撒儿胡闹。

但第二天终究闹出事来！

合撒儿背弓箭袋，拿着钓杆到河边钓鱼。铁木真不放心，也带了弓箭跟了去，牧着九匹仅存的马，远远的监视着。

不久，别克帖儿跟别勒古台也来了。别克帖儿去钓鱼，

别勒古台和铁木真坐在一起牧马唱歌。

合撒儿钓到了一条大银鱼，喜欢得举起来向铁木真高叫。铁木真向他挥挥手。

别勒古台说：“合撒儿不该那样得意！这一来，别克帖儿要抢他的了。”

果然，别克帖儿半天钓不到鱼，又是生气；又是眼红。他不声不响的站起来，一把抓住银鱼，回头就跑。

合撒儿取下强弓，拉得弓弦发响，喝令止步。

铁木真知道危机瞬息，一面高声阻止，一面飞上马背赶来。

别克帖儿也带着弓箭，听得背后弓弦发响，也就拈弓搭箭，回身站定。

铁木真急了。他看到别克帖儿已经是箭在弦上，合撒儿却还未抽箭。百忙中他想到一个办法，在马上拈弓搭箭，射向别克帖儿的左腿，只打算弄歪他的箭准。

三张弓几乎一齐发响。别克帖儿那一箭最先射，根本射歪了。合撒儿那一箭后发先至，正中他的咽喉，使他倒下。于是铁木真那一箭就钉在他背上，催他死得更快些。

大错铸成，连铁木真那样沉得住气的人也没了主张。他下马抱起别克帖儿，茫然四顾，似昏暮迷失的孤羊。合撒儿站在对面，手里的弓垂到地上。他本意只想威吓别克帖儿送还银鱼，不道别克帖儿回身便射。他弓强、手快、箭准，刹那间出于本能的射了一箭。这是他第一次杀人，而杀的竟是同患难的兄弟。最年轻的别勒古台起先还以为是兄长们闹着玩，笑着叫着的跟过来，及至看到别克帖儿血染衣襟，吓得瞪大了双眼。

究竟还是铁木真果断，他抱着尸体说：“是我射死了别克帖儿。合撒儿，去请母亲来！别勒古台，去请速赤兀真来！”

两个孩子匆匆奔回篷帐。不多时，各自领着母亲跟来。

两个兀真对处理这种事情全无经验，女人终究是女人，面对着死亡一齐颤栗。

铁木真把别克帖儿的尸体放下，平静地说：“是我不好，请降罪！”

月伦瞪着合撒儿，合撒儿低下头去。

速赤已向别勒古台问了经过，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不好。她一路盘算，莫说治不了铁木真的罪；即使让他偿了命，对于自己和别勒古台也是害多利少。她一向量窄，这时忽然明白过来，蹲下去摸摸别克帖儿的脸，强忍痛泪，说道：“铁木真，我知道你是公平的，过去的就算了，我不怪你。”

月伦松了一口气，连忙抱住别勒古台，对铁木真与合撒儿说：“你们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为什么象那些疯狂的禽兽？正受着泰亦赤兀人的残害，这样怎能报仇呢？你们应知道古语：除了影子，没有旁的朋友；除了尾巴，没有旁的鞭子了。现在速赤兀真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加倍的补报别勒古台。”

铁木真跪下说：“长生天听着我说话！别勒古台是我的兄弟，此后我要加倍待他好，就象对待自己的影子。”

矛盾之结因流血而解开。这启发了铁木真此后六十年的政治哲学——先下手为强，予打击者以打击，以杀人来解决一切问题。同时也播下了蒙古大帝国灰飞烟灭的火种：不行仁政，没有恕道，视民如寇；终于全民成仇，一小撮

蒙古统治阶级没入天下起兵的洪流中，卷了几卷就不见了。

而现在只是开头，见好不见坏，无怪少年铁木真受此启发。事后他回进篷帐，就曾悄悄的告诉合撒儿：“以后我们永远要这样子作战：别等人家拔箭，先射穿他的喉咙！”

月伦兀真独自站在外面，显得有点焦急，她是在等待蒙力克回来。他单人匹马出去打猎，已经是第三天了。照例那是常事，但她心有恐惧，说不出是为了什么，也许只希望有个强壮的男子在眼前。

直等到天黑，蒙力克仍然没有回来。

铁木真兄弟们已经睡熟了。寒气渐浓，也没有星月。黑暗、静寂和寒冷这三者加起来，造成一种出奇的可怕气氛。月伦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，她睡倒又坐起，心里空洞洞的发慌。有一丝微声从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，起初只如水滴，渐渐的象战鼓，象一串轻雷，终于听出是马蹄掠过草原的声音。

她立刻披上衣服出帐，冒风忍寒而待。她料定那是蒙力克，但同时又感觉他这次回来有什么不对——很严重的不对。

来人果然是蒙力克，还没下马就说：“是你吗？月伦。快叫醒孩子们！泰亦赤兀人来了，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。”

“为什么要离开？蒙力克。”她在黑暗中走前几步，攀着他有力的手臂。

“我听见塔儿忽台说：‘羊羔儿的毛褪了，羊羔儿的身体长大了。’他是害怕铁木真兄弟报仇，所以先来袭击了。”

即使月伦处事镇静，此刻也难免张惶恐惧，因为她看

到了真正的危险。她双手发抖，向他身上愈靠愈紧。

“塔儿忽台和他的一百护卫天明以前必到。”蒙力克抱住她说，“时间无多，我们得赶快了！”

月伦瞬即恢复了镇静，放开手说道：“好的，我会叫醒孩子们，并且收拾好。你去那边通知速赤兀真和别勒古台。”

不久两个篷帐里的人全被叫起，上了马。

“大伙儿避进树林去。”蒙力克指着西南方说，“我留在后面挡一阵。也许塔儿忽台肯听从我的劝告吧！”

月伦听了这话有点迟疑。在蒙力克再三催促下，一行人由铁木真率领着骑马离开。

月伦兀真和小女儿帖木仑同乘一马，每走几步就回头望一眼。黑暗正浓，蒙力克的轮廓渐渐模糊。她觉得心里刺痛，几次三番想回去跟他同在一起。帖木仑在怀中一阵轻颤，这激起她更多的母性，她举起鞭子在空中挥动，叫道：“赶快些！铁木真。”

铁木真、合撒儿、别勒古台这三个较大的孩子跑在最前，他们知道五十里外有一座隐僻的树林，就直向那里跑去。到了那里，天还没有亮。合赤温、帖木格、帖木仑三个孩子一钻进树林就睡着了。月伦、速赤两位兀真把他们抱起藏在山涧里，这样在心理上觉得安全些，其实没有分别。

铁木真首次独当一面，显出了他的天赋将才，指挥合撒儿和别勒古台砍折树枝，沿着林木筑成栅寨。在未经战阵的少年眼中，这栅寨已够坚固。别勒古台握着永不离手的骨朵，准备厮杀。合撒儿扣箭上弦，隐身栅后，注视着沉沉黑暗的原野。只有铁木真不象他们那样乐观，他知道

除非泰亦赤兀人寻不到这地方，否则总是凶多吉少。

泰亦赤兀人于黎明时追到了。塔儿忽台拍马当先，后面是他的一百名护卫，单是那声势已够惊人。

合撒儿一下子射出九枝轻弩，射倒三人一马。别勒古台提着骨朵要跳出栅寨去，被铁木真硬生生的按住了。

塔儿忽台不料会遇到抵抗，虽然这种抵抗终将注定无效。他指挥一百人散开作半月形，向栅寨缓缓推进。一面高叫：“只要铁木真出来，别人全都放走。”

栅寨中的回答是一阵乱箭。

泰亦赤兀人又有几个受伤，一鼓作气的推进挫折了。

塔儿忽台下令回射，箭如飞蝗，但却被木栅挡住了。他嘶叫：“贤明的兀真！你有四个儿子，舍掉铁木真还有三个，为什么情愿同归于尽？你教他出来吧！”

月伦坐在树下，咬紧着牙关不出声。速赤听了这些话却有些动心，但她不便作主，因为铁木真是长子，而且不是她亲生的。她注视着唯一的骨肉别勒古台，看到他那样勇猛作战，也觉得十分荣耀。

泰亦赤兀人放一阵箭，又停下来招降铁木真，接着再放箭。很多箭枝落在栅寨中，钉在月伦和速赤身边的树干上。

铁木真左思右想，猛然跳起。月伦始终注视着他们作战，这时颇怪铁木真在紧要关头离开阵地，削弱了守卫力。她还来不及责问，已见他一直跑到跟前。

“母亲，”铁木真说，“这样子苦守下去全然没用，时候长了，终究我们都是死。”

“没有更好的法子了。”她拍着他壮健的腿，“你去帮兄

弟们多守一刻是一刻。也许蒙力克会讨了救兵来，他不会丢下我们吧？”

“母亲，我们此刻不能再做梦。”他提高嗓子，用命令的口气说下去，“泰亦赤兀人指名要我，我就出去，尽力的引他们追赶，这里就会解围的。你们沿河西行，在孤山等我。不论怎样，我总要赶来和大家会合。”

她惊慌地叫：“铁木真！”

铁木真昂然直立，丝毫不为所动。

一串硬弩从他们头顶飞过。合撒儿跟别勒古台在大叫：“没有箭了！铁木真，赶快拾些来！”

泰亦赤兀人发出阵阵可怕的鼓噪。当游牧民族展开屠杀时，每爱作此种有死亡气息的歌唱，打击敌人的意志，消除自己的恐惧。

铁木真把脚一顿说：“事急了，快给兄弟们送箭！再支持一刻。我们这就暂别，不要忘了在孤山等候。”

两位兀真象面对着家长，默默地接受命令，拾箭送箭，只觉非常自然。合撒儿跟别勒古台以最快的手法发箭，杀退渐渐逼近的敌人。

于是铁木真翻身上马，突然窜出林子，呼啸着驰向耸峙的古拉山。

泰亦赤兀人正在准备冲杀，忽见栅寨中一骑冲出，认得那正是在成长中的铁木真。塔儿忽台把长矛一指，首先拍马追上，余众陆续赶来。

铁木真一面催马，一面回射。他要引开他们，同时也要保全自己，那就必须尽量延长追逐的时间。他只拣树木多的地方绕越，仗着马快人灵，闪避得当，后面的追骑始

终差着一截路，飞蝗般的乱箭也射不到他身上。

古拉山的面积不很大，但十分险峻。从山脚起就是密密的树林，莫说是马，连人走的路都没有。铁木真却在几年前偶然发现了有一条通向山上的秘径。他故意绕几个弯，脱出追兵的视线；然后跳下马来，飞快地拨开一些不知名的乱树，牵着马钻了进去。乱树的枝叶从新掩上，里外就成了两个天地。他牵马上山，人和马都被树枝刮伤皮肤，因为这一段路必须挤过去。挤完这一段，倒有了更多的空间，只是仍然陡峻难行。

人马喧哗，追骑已经到了山脚。那些人一面寻觅，一面在用刀矛试探，砍倒了一些树木，大叫着：“铁木真！铁木真！”

铁木真牵着马一步一步上山，开始感觉安全。他明白，如果寻不到那条唯一的秘径，任何人都是难以入山。所以除非他们放火，自己已没有什么危险了。他拴上马，坐在山腰的一个凹崖内，决定和泰亦赤兀人对耗下去。他猜想母亲和兄弟们大概已然突围了；凭合撒儿的机灵善射和别勒古台的神勇，想必总能顺顺利利的去到孤山吧！

泰亦赤兀人在山下来往驰骋，杂沓的马蹄声和呼啸声交作，又有人在高叫：“铁木真！铁木真！”

铁木真竖起两道浓眉冷笑，从身上卸下弓箭袋，靠着崖壁闭目养神。他明白这是一场比赛耐性的战斗，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谁就赢得了这一战。

他发誓要赢。

从早到晚，铁木真没有离开过存身的凹崖，饿了吃腊羊肉，渴了喝马奶，从疏枝密叶中仰看白云飞过。这种生

活很适宜于一个游牧人，故这一天容容易度过了。

泰亦赤兀人分明沿着山脚扎下了营帐。到夜里，帐前的燎火熊熊燃烧，把一些树叶染得通红，倒教铁木真担了一场虚惊。他爬上一棵大树树巅，虽然看不到营帐和帐里的敌人，却能望见放牧在较远地方的马群。发现他们并没有放火烧山，铁木真安心下树，心无挂念的睡了一觉。

这一晚，铁木真做了一个梦。他梦见自己的父亲也速该，黑盔黑甲，骑一匹黑马，手挺长矛和敌人作战。敌人象潮水一样多，不断的拥上来。但是也速该屹立如山，不愧拥有“巴图鲁”的称号。也速该渐渐陷入重围了。远望只能见到他黑盔上的一撮红羽在移动，在簌簌地颤动。尽管靠近他的敌人一个个倒下，但重重包围终将使他沉沦在这片人海中……

铁木真急了，大喊一声，把自己从梦境中喊了回来，只觉得心头“突突”地乱跳。

天上无星无月，山和树都是黑沉沉的，张开眼等于在梦中。想着刚才这一场梦，铁木真就有点胡思乱想，以为天神和亡父向他警告，教他早点脱出重围。他坐起来，双手捧着胸膛，喃喃祝祷：“汗父呀！你的仇敌是塔塔儿人，我永远记着，一定为你报仇。但如今泰亦赤兀人要杀你的儿子，因为他们相信巴图鲁的儿子一定也是巴图鲁，所以要趁早铲除，以便塔儿忽台得永远统治蒙古。汗父呀！给我勇气和神力，再指示一条平安的路。”

空山寂寞，春草清芳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，总之夜深了。山下的泰亦赤兀人想必全睡了，偶然只听见战马轻嘶，还见到燎火在漆黑天幕上的一团红影。要逃走正是时